

责任编辑:康春华

“当白瓷女像生出血肉”

——论朱婧近期女性写作的转型

■ 章 欣

青年作家朱婧的小说始终具有鲜明的女性风格,她执着也擅于塑造“家庭生活中的女人”,写她们的柔弱顺从、忍耐牺牲,也写家宅在风波里动摇,写她所爱惜的白瓷女像生出细小裂纹。她从裂纹里窥见光的踪影,却惶惑这光从何而来。朱婧自诩要写“与生命等长的女性故事”,当她由妻子变成母亲,捱过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后,她的小说世界也随之丰饶生长。终于,这种生命力量彻底撑破了白瓷女像,一个个“我”字从断口处进出,化为丰盈血肉将碎片包裹重塑,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凝结成她滚烫的心,白瓷女像由此变成真正的女人。

雕刻白瓷女像的裂痕

自2017年恢复写作以来,朱婧一直专注于烧制家宅里的白瓷女像,她有意留下细小裂纹,以此证明瓷器的真实质感和久经风霜的优雅从容。她用指尖反复摩挲,体会裂痕凹凸不平的触感,她的爱惜把疤痕雕刻成精致的花纹。她真诚体贴婚姻里那些无伤大雅的破绽,比如丈夫的一次心猿意马、妻子持久的克制忍耐,以及时光里各种物事的破败变化。她大多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与女主人公保持距离,设置身份与时间的屏障,以女儿身份观察母亲、以丈夫视角缅怀妻子、以女友眼光描述闺蜜、以回忆方式重返少女时代……她好像有意回避激烈的情感,而是透过旁观者的眼睛描摹女像的面庞,怜惜中总隔着距离。

《猫选中的人》(2022)和《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2022)都是从丈夫的视角凝视妻子,婚姻中的强弱地位决定了妻子的内心世界始终被忽视。前一位丈夫不知道猫为何选中他,就像不知道妻子是从何时开始眷恋他,对他来说,娇爱妻子和怜惜一只幼猫并无区别;后者回忆亡妻,将她比作“不听不看不说”的鼠妇,小说止步于窥见妻子秘密一角,更多真相依然藏身家宅的阴影里。朱婧塑造的妻子们都轻易接受了婚姻中的逼仄、匮乏和牺牲,将之视为世间平常。面对出轨的丈夫,《危险的妻子》(2019)最大的报复不过是独自旅行,“绝望主妇”或“致命女人”的剧情永远不会上演,即便“我”下定决心,其表现也只是把冰激凌的勺子挖得更果断些。

事实上,这与朱婧有意淡化冲突、削弱人物的写作策略相关,《譬如檐滴》和《猫选中的人》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面目模糊的。她不专注于雕刻某一尊女像的表情,而是集中精力勾勒这世间脆弱而美丽的人、事、物共同的命运,用弥散在时光里的细碎石子,拼贴出生版图的星云变幻。然而,这种柔和克制的态度与对细小之物的过于珍视有时会折损小说的力量。一方面,朱婧的视角始终拘泥于家庭生活,特别是夫妻感情、男女关系,给人以停留在“茶杯里的风波”、消遣的“闺阁文学”的印象;另一方面,她的女主人公都太过纯洁柔顺,缺乏成长曲线与反叛性力量,更似神像而非人像,再加上作家本人的天性纯良、学识丰富,这既造就了朱婧小说的典雅纯正,却也让她对人生的理解偏向单纯,缺乏深刻和力度。

寻找光进来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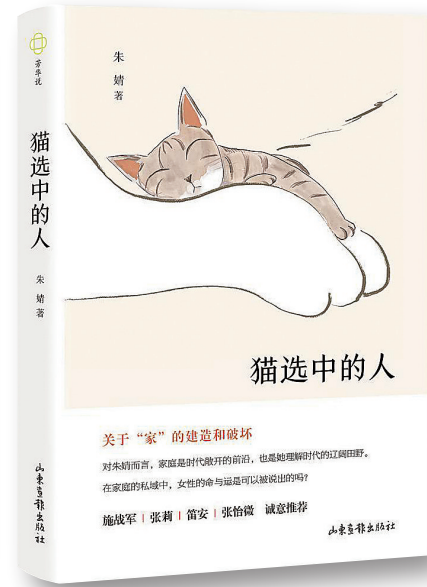
对于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女孩而言,缔结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是早就预约的幸福人生。但命运总是不讲理的,一瞬间就会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她无处可逃,只能在废墟里重建家宅,这是无须教养的本能。因而,自2020年起,朱婧反复书写“失去”的主题,她试图把断裂之处当成光进来的地方,赋予“失去”终将“获得”的意义,唯有如此,她才能为命运毁约的愤懑找到出口。《光进来的地方》(2020)、《鸛》(2022)、《蜜月相册》(2023)、《吃东西的女人》(2023)四部小说逐级搭建了朱婧直面伤痛、



白瓷女芭蕾舞舞者像



《譬如檐滴》,朱婧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10月



《猫选中的人》,朱婧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4月

修复自我的探索之路,也构成了其女性写作转型的契机。

自我曝光的时刻,也是自我觉醒的时刻,可贵的是,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远超她的预期。最初的曝光依然通过性别的镜像反转完成。《光进来的地方》里,丈夫以回忆的方式填充妻子的一颦一笑,赋予其温柔体贴的完美品性。但回忆里的妻子并非真实的妻子,只是他内心渴望的投射。回忆与当下不仅存在“得”与“失”的对比,更隔着“虚”与“实”的界限,虚构的幻象只是光的折射,并不能作为本源的发光体。

直到《鸛》,随着女性视角的铺陈展开,光的来路才逐渐清晰。在丈夫猝逝后,一贯依赖他人的她成了孩子唯一的依靠,过去被认为是美德的柔顺,在保护女儿时全都摒弃。她称丈夫为“鸛”,即带来生命奇迹的使者,而捍卫奇迹的是她本身。《蜜月相册》里,主人公意识到,关于亡夫的微生因她的回忆才得以聚集成石,拯救者与被拯救者身份发生互换。回忆的焦点也由怀念逝者转向发掘自身,朱婧以小说宣告:光不能从外面来,修复的力量只诞生于女性内部。

问题在于,把白瓷女像修复如初就可以了吗?女性与回忆的缠斗引发了对昨日之“我”的重新审视。《吃东西的女人》被朱婧视为“告别丧痛与自新的故事汇流”,对“丧失展开的提问”作了阶段性的回答。小说中丈夫的离世让完美家庭的逻辑断裂,父亲规训的经验全部失效,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女性真实的感受,她回溯过去,坦白旧日之“我”和“我”的生活并非无瑕,反而充满压抑、扭曲、束缚。小说在“女人”之上冠以“吃东西”的特征限定,“进食”象征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意味着不论得失,对旧日的告别都是今日新生的必经之路。

创造女性的力量之美

以《吃东西的女人》为标志,朱婧的女性写作进入新的阶段。她直面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小说中纳入更多女性议题,摒弃完美女性的造像,而是写吃东西的女人、大声说话的女人、控诉不公的女人。总之,如乔治·爱略特所言:“服从的义务结束了,而反抗的责任开了头。”

女性在朱婧小说中一度是美丽脆弱且沉默隐忍的。对比《水中的奥菲莉亚》(2019)、《葛西》(2020)、《思凡》(2024)三篇同样以“师生畸恋”为主题的小说,可以清晰看到朱婧女性立场的转变和反抗意识的自觉。《水中的奥菲莉亚》从引诱者角度告诉我们与恶的距离

仅一步之遥,《葛西》以旁观者视角惋惜海上浮舟的命运不可改变;而《思凡》将师生畸恋的根源定性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权力倾轧,也反省女性自身的软弱动摇,勘探在反抗与沉默之间游移的人性。面对性骚扰,“我”和“她”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宣告了女人不再因顺从而美丽,即便注定徒劳,也要奋力一搏。蝴蝶微弱战栗的翅膀或许曾作为生命将熄的标记,现在,它应该酝酿出一场风暴。

《大声说话的女人》(2024)可视作朱婧创造新女性美学的最新探索。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细腻剖白了女性从沉默到大声说话的心迹转折,表现了女性天然的力量之美。朱婧用卫生间缺失的“一扇门”点破女性需求在家庭中长期被忽视的状态,这种忽视源于女性的沉默,根源则是父权制规训下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婚姻把雕刻白瓷女像的权力从父亲传递给丈夫,却从来没人问过她的想法。只有当“她”变成“我”时,改变才发生。小说围绕“我”对女性是否天生柔弱,以至不堪承受暴露内心的风险的质询展开,以生育为契机,促使“我”完成性别身份的认同:“不必隐藏天赋和能量。我是创造本身,我在我的身体里完成了最伟大的创造。”从《那般良夜》(2019)里,母亲为女儿不得不回归家庭,到《大声说话的女人》因生育恢复了女性身体的力量,这种差别不仅是从“母职惩罚”到“女性力量”的观念转变,更是女性主体性确立的结果。女性因遵从自我而具备力量,白瓷女像由此生出血肉,复活为真正的女人。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写道:“伍尔夫对于女性经验怎样使女人变得软弱是极端敏感的,但她对于女性经验如何使女人变得强大却相当迟钝。”朱婧近期的女性写作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女人生来就有创生万物的力量,她们柔美善感,同时强大无限。(作者系《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



■青推荐

杜梨短篇小说集《漪》:

生活的榫卯,由我们自己搭建

□ 郑 然

读杜梨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漪》,会有一种乘坐地用语言编织的瑰丽飞毯穿梭古今,与大众共同获得某种启示和顿悟的感觉。与之相伴在周围的,是世间可爱的生灵:树桩、灵猫、仙鹤、檐下燕雀。《漪》像不断扩散、往复循环的生活空间,每一篇都像一座座被精心构造的独特建筑一样炫目绮丽,杜梨用语言和思维的砖瓦塑造了它们,最终将其面目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可能与作者在颐和园的工作经历有关。杜梨每天和古建筑打交道,常常在寂寥的环境中工作,此时作者渴望和一个具体且超脱的对象交流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及伤心,于是世间的鸟雀、云烟、山石,还有矗立百年的古建筑,便都有了生命,这是一种作者独有的复活术。这形成一个独特的对话机制,也是“漪”这个字的含义——回音。这就像是朝水中投入一粒石子,水便会扩散,作者与生灵、与建筑对话,它们带来了启发和感悟,这正是一种回音。

小说集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朝着生活投入的石子,给在夹缝中生存的人,提供一个短暂从世俗烦恼中抽离的空间,这也是小说的核心理念,即对容纳生命的生存空间的塑造和理解。在所有篇幅中,几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或明或暗的空间,无论是《鹄鸿》中凶手利用高速离心机撕裂出的高维空间与花米和高维空间相通的梦境,《小娃撑小艇》中手握牙牌进入的唐诗空间、

《三昧真火》中,说唱女歌手一把火烧尽一切困苦业障的闽南语歌曲;抑或是《西班牙猎猫》中,容留伤心艺术家的避世城堡;都指向小说的核心,即一个可以供人在不安之中,喘上一口气,继续对抗现实,并重新获得勇气的空间。

当然,杜梨的小说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在瓦伦》《西班牙猎猫》《小娃撑小艇》中,爱情和友谊也交织出感伤唏嘘的篇章,但杜梨永远可以抓住现实生活的那块基石,就像《小娃撑小艇》的结尾处,麦麦从激昂的唐代幻境中被燕青拎回现实,在沮丧的同时,她依然想要给皇城报开裂“受伤”的石麒麟贴片膏药,而燕青无奈又心疼地提出一个更具体实用的方式,就是天这么热,不如给石麒麟买个吴裕泰的冰激凌。写到这里,伤感色彩被冲淡,现实生活的火热有趣又重回到人物心中。

杜梨的自然主义观念,也塑造了杜梨小说中世界的面貌。小说集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和鸟类有关,鸟在其中几乎可以让人物让渡位置,它对飞翔有纯粹的理想,是一种精灵。鸟的眼睛通灵,是不是杜梨在和灰喜鹊的久久凝视中,也获得了这种非凡的力量?

我最喜欢《今日痛饮庆功酒》,小说讲了北京胡同里两个家庭的破碎和弥合,在一场从猫贩子手里解救小猫的行动中,每一个人身上的悲苦和欢欣悉数展现,



《漪》,杜梨著,中信出版社,2025年3月

这都是普通人身上最普遍的遭遇。这种对命运无力还手的悲苦,在毫无血缘关系的两家人以《智取威虎山》“今夜痛饮庆功酒”的经典唱段的具象化方式得到体现,展现了人面对苦难时爆发的乐观态度。

杜梨通过这本小说集,让我们见识到一个创作者宽容仁善的巨大包容力,她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赤子之心,涌现出源源不断的勇气,与我们一同痛饮今朝酒,共同面对明日的挑战。我想这是这本书所能提供的一种质朴精纯的力量,向我们展示了人在面对巨大创伤时,所激起的连自己都未曾想过的决心。(作者系青年作家)

■青观察

对于现代个体来说,网络世界的“精彩”不言而喻。当我们足不出户便能获悉世界的瞬息变化,动手手指就能与或远或近的他人及时沟通时,世界所呈现的面貌就变得格外不同了。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网络早已不可或缺,它成了个体通往外部世界的独特窗口。在无聊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网络世界打开的新天地,令无数孤独寂寞的人如获至宝,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的绝妙出口。是的,在现实的交往中遭受挫折的人,总会倾向于迷恋网络,将虚拟世界当作“宇宙的中心”,视为“流奶与蜜之地”。就像老晃的长篇小说《饿兔子跳》里的阮金那样,当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变得举步维艰时,孤独的个体便不得不求助网络,转向虚拟世界,通过社交媒介获取心灵慰藉,进而排遣日常生活中那些难言的苦闷。

正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所说的,“随着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形式的改变,人的行为和本能情势也会在‘文明’的意义上发生改变”。网络世界大概正是改变人类交往形式的重要媒介,由此带来的,当然也是人类“文明”意义上的真正改变。《饿兔子跳》里的阮金虽比不上阮冬冬等“网生一代”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但也同样在行为和本能情势上呈现出“网瘾”的诸多迹象。比如,无所事事的时候,她热衷于打游戏、上B站,把《海绵宝宝》当做“救命药水”,抑或是穷极无聊地使用社交软件开展恋爱游戏,小说中的社交软件“百日甜”物如其名地道尽了网络恋爱的虚幻本质。而这一切或许都是源于主人公的孤独,如小说所指出的,一场场莫名其妙恋爱,根本不是出于“恋爱脑”,她想要的也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因为“太孤独”——“你选择的人生,注定了这种孤独,孤独就是孤独,爱也是孤独……”个体的孤独感正是城市生活的典型病症。原生家庭的情感匮乏,使缺乏的女人对爱情有着执着渴望,而情感个人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爱情追求,更使她对所谓“一百分的爱,一百分的仰慕”有着盲目的渴求,求而不得便索性“破罐子破摔”,又将恋爱视同儿戏,以至于她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逢场作戏,“轻易地爱上过其他人”。

在现实世界里,阮金“早已经丧失了爱的勇气和能力”,于是不得不转向虚拟社交。对于有容貌焦虑的她来说,在盗用了年轻美丽的侄女阮冬冬的照片之后,“百日甜”上的恋爱游戏就变得无比顺畅了。这种自卑者的虚荣心,令她对这种恋爱游戏无比迷恋,这也导致了她的人际交往所出现的种种“失控”现象。未知的神秘感和吸引力,对于陌生人的好奇,共同推动着现代城市人的“情动”状态。

小说中,阮金在网络上与陌生男人的相遇,更接近于汪民安在《论爱欲》中所说的“作为事件的奇遇”。在汪民安看来,奇遇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更激进的相遇,是充满风险的相遇。”这类相遇“具有强烈的非法性”,它“触及和动摇了爱的法则、规范和伦理”。与此同时,这种“奇遇”也伴随着巨大的交往风险。在老晃的小说里,那些依赖网络交友软件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这更加深了城市陌生人世界的人际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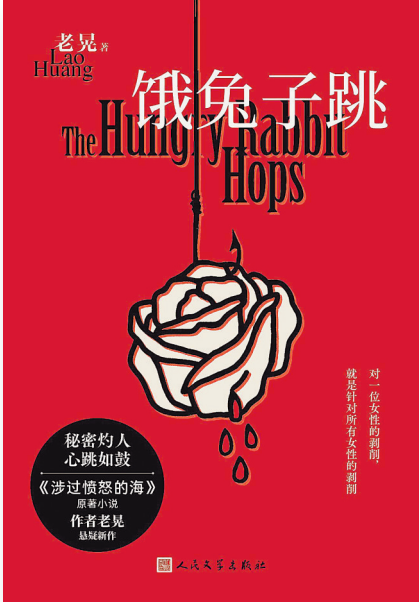
正如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中所言,“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这种不知底细的陌生感,显然意味着人际交往中未知的风险,这也是都市“陌生人社会”不同于乡村这个“熟人社会”的根本原因所在。而网络世界的匿名性,更加重了城市陌生人之间交往的神秘与危险。确实如此,网络世界在给人提供诸多便利之余,虚拟社交的风险也不言而喻。《饿兔子跳》讲述的便是虚拟世界的人际风险向现实世界溢出的完整过程。小说以消失的美人为噱头,历经探索追凶,孤岛囚禁,乃至殊死营救的戏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凶案悬疑类小说扣人心弦的情节魅力。然而,在精彩的故事之余,小说更多还是在思索陌生人社会,以及虚拟网络世界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小说不仅提示了陌生人社会的人际风险,也提示了熟人社会的交往风险,更警示了不负责任的虚拟社交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正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很多时候人作恶的根本原因只是源于人性深处的某种“幽暗意识”。网络世界的匿名性,让无数“饥饿的兔子”“跳了起来”,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被无情打破。小说呈现了城市的疾病、个体的孤独,以及对于孤独欲饮止渴式的抵抗,而在此之中,我们也得以洞见个体的疯狂与情感的贪婪,以及社交媒介使用者的自恋和虚伪……

当然,小说也尖锐地叩问了现代人什么是欲望与爱?现代意义上的爱究竟意味着什么?爱自己,爱他人,还是爱世界?小说最后的情节反转,将小说缉凶悬疑的魅力推向了极致。如我们所看到的,当一切风波都烟消云散,所有的坏人都被绳之以法,转危为安的有情人也即将终成眷属的时候,故事终于解开了那个悬而未决的最后谜题:究竟是谁以“饿兔子跳”的名义发送了最初的邀请?换言之,在阮金之外,那个处心积虑“导演”了一切的家伙究竟是谁?不错,正是那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欧树,才是故事中全部悲剧的始作俑者。他利用了小说中种种危险的人际关系,有意制造了诸多“事故”,只为成全他来之不易的“爱情”。

与阮金相似的是,欧树同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卑者。在爱情关系里,他渴望得到,更害怕失去,这种不安使得他所谓的爱变得异常扭曲和畸形。或者更确切地说,那根本就不是爱,而是自私可怜的占有欲。因为他早已做好了准备,当爱而不得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毁掉这一切。令人不安的是,他事实上已经成功了。经此“磨难”之后,他和阮冬冬的爱确实得到了“升华”,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是自私的阴谋家和潜在的施暴者。小说至此,似乎只有让带着“破碎的自我”毅然踏上赎罪旅程的阮金来亲手终结这一切,才能平息网络与现实界限“坍塌”后的巨大风险。对于阮金来说,在赎罪之余,这里同样有爱,是亲人之爱,也是真正的“他者之爱”。小说最后,这基于赎罪和爱的奋力一搏虽让人意气难平,却终究是人置身风险社会理应付出的代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虚拟社交世界「坍塌」后——读老晃长篇小说《饿兔子跳》
□ 徐 刚



《饿兔子跳》,老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